

行醫態度比知識和地位更重要

施翔蓉 老師

小檔案

- 系 所 醫學院醫學系
- 專 長 代謝內分泌學
- 教授科目 代謝內分泌學
- 學 歷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系學士
國立臺灣大學醫學工程研究所博士
- 經 歷 臺大醫院內科住院醫師
臺大醫院雲林分院內科主治醫師
臺大醫院內科主治醫師
- 現 職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系內科助理教授
- 榮譽紀事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醫學系優良導師獎
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北美校友會最佳臨床教師
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教學優良教師獎
國立臺灣大學教學傑出教師

臺大出版中心

採訪・撰文／田孟心
攝影／楊文卿





「在看診、手術時需要用到的內分泌觀念，很可能就在我這次的教學當中。」施翔蓉說自己在出考題、打分數的時候絕不嚴厲；但如果學生對行醫的態度有所偏差，就會看到她疾言厲色的一面。

「如果你有不敢問別人的笨問題，就去問她。」問施翔蓉的學生對老師的印象，脫口而出的就是這句話。

臺大醫學系是全臺大學入學考試最高分的科系，一般人理所當然認為，裡頭聚集的都是菁英中的菁英，哪有什麼「笨問題」。可是身為臺大醫院內科醫師，同時也在醫學系任教的施翔蓉卻說，過去她在求學過程中也常常面臨挫折。

她認為醫學系的學生有兩種極端。一種是天才型資優生，不用花太多時間念書就可以學好；另一種就是像她這樣的苦讀型，要花很多力氣抄筆記、預習、複習才能勉強跟上。

「所以現在每次看到困頓的學生，其實很能理解他們的感受。」她說。

從施翔蓉眼神中，可實際感受到她所描述在讀書、行醫這條



■ 施翔蓉與同事們討論。（楊文卿／攝影）



■ 施翔蓉與醫學人文課後討論小組合影。(施翔蓉／提供)

路上所付出的辛苦，並非虛言，因而也不意外學生們對老師的評價會是「可以問不敢問其他老師的問題」、「相處起來像平輩，是令人安心的姊姊」、「跟施老師學東西沒有壓力」。

臺大醫學系畢業，現任臺大代辦內分泌科受訓醫生林家宏說，施翔蓉上課的態度輕鬆，教學卻非常嚴謹。「施老師教學走實用路線，像是甲狀腺的疾病亢進或低下該怎麼處理，她會舉例：應該要問病患什麼問題、抽什麼樣的血。」林家宏說。

以同理出發 自製教具成亮點

施翔蓉在臺大醫學系開設的課程，從基礎理論到臨床實作，主要與新陳代謝、內分泌等知識有關，另外也教授醫學人文等通識課程。醫學系經常出現許多老師合開一門課的情況，例如「臨床醫學總論」的課程，施翔蓉負責其中「腎上腺及腦下垂體疾病」部分，整學期下來與一班學生見面的次數並不多。除了本科系外，施翔蓉也會去牙醫系、護理系、

藥學系教授代謝內分泌課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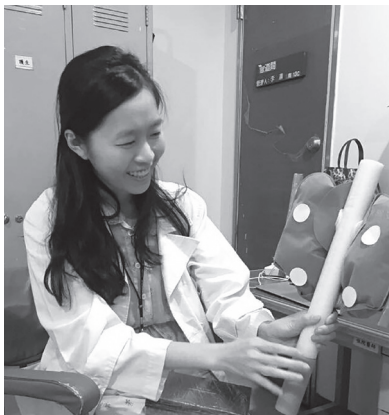
整體而言，醫學系老師與大學部學生們的關係，是短暫而高度流動的。施翔蓉能被學生記得並票選為「傑出教師」，依據的就是以「同理」為出發點的教學模式。

由於求學時期體會過學習醫學知識的艱難，施翔蓉在教學上花費許多心思設計教材、教具。「如果一直放slide，實際上要怎麼做學生不會知道。」所以她自己拍影片，示範病患甲狀腺若長腫瘤，要如何在超音波的導引下，做細針穿刺細胞學檢查；施翔蓉也製作了一個等比例放大的甲狀腺模型，搭配像超音波探頭的工具，模擬超音波檢查真實進行的情況。

施翔蓉說，她一開始也不知道該如何教學。最初授課時，看到台下睡成一片，讓她下定決心要用吸引人的、實用的教學方法改善問題。「醫學知識真的太豐富了，我希望他們上課後，至少要記住幾個重點，知道這個科目的思考精神在哪裡。」教書十二年下來，施翔蓉鑽研授課技巧的心力，都在學生們專注的上課態度中獲得回饋。

行醫態度最重要 不容妥協

施翔蓉在學生身上投注那麼多心力，還有一個最關



■ 以自製教具解釋進行甲狀腺超音波之行前說明。（施翔蓉／提供）

鍵的原因、也是她生活中最關注的——病人。她說，這些學生以後都是要當醫生的，在看診、手術時需要用到的內分泌觀念，很可能就在我這次的教學當中。

「沒有把學生教好，病人就會被影響到了。」施翔蓉說自己在出考題、打分數的時候絕不嚴厲。只要有來上課，一定會拿到不錯的分數；但如果學生對行醫的態度有所偏差，就會看到她疾言厲色的一面。而所謂的行醫態度，就是幫助病人的心意。

施翔蓉認為，臺大學生程度優異，教學時不需要一味地傾倒知識，況且現在網路發達，與知識有關的部分只要做到「提點」，學生通常就能自動掌握、搜尋延伸的概念和新趨勢。「我會著重在可以查閱哪些參考資料，並讓他們知道為什麼要學這些。」施翔蓉說。

因此她從不擔心專業知識「教不夠」。但她強調，最要矯正、幫忙的是態度不對的學生，例如沒有辦法聽取醫療團隊中其他人的意見、覺得自己最權威。

「有些學生會覺得病人很囉唆而忽略了一些與病情相關的抱怨，這種態度我也會要求改進。」她也指出，有些人會過度追求金錢與地位，讓自己很忙、很累，忽略了健康，也忘記助人的初衷。而這些醫療知識外的態度，反而是她擔任教職時最看重的面向。

傑出教師心中的傑出教師

談到當老師的緣由，施翔蓉笑說，從小她的人生其實沒有規劃要當老師，也沒有想過當醫生。

由於國高中都是由物理老師竇一龍擔任導師，開啟了她對物理學的熱情，一直到聯考前，都是想成為一名物理學研究者。

施翔蓉回想當時竇老師教學清晰、很有耐心回答學生的問題，常常關心學生的生活、提點人生方向；也因為竇老師的關係，讓她更喜歡富有邏輯的物理學。後來雖然在家人的期許下轉往醫科，而主治醫師通常兼教職，就誤打誤撞成了老師，但至今她並不後悔。

只是常常想起年少求知路上，曾有那麼一位具啟發性的好老師，或許當時對物理老師的景仰，現在已化成施翔蓉教書時的能量。

學習平衡職場專業與家庭生活

施翔蓉也坦言，當醫生的壓力是她走進這行前並未預期到的，她也曾一度放棄繼續從醫的念頭。除了固定的值班制度使身體負荷過大外，工作第一年發生的醫療糾紛，更是她灰心的重要原因。當時雖獲師長和同事幫忙得以圓滿解決，但仍在心裡烙印下恐懼，讓她決意在五年內科住院醫師訓練後就另覓工作。

那一年她試著應徵藥廠和藥品查驗中心等職缺，想著遠離塵囂可能更適合自己。無奈投去的履歷皆無回音，且同為醫生



■ 施翔蓉的丈夫是大學同班同學，好友兼精神支柱。（施翔蓉／提供）

的丈夫在該年將前往臺大醫院雲林分院服務，當時分院正需要一名代謝內分泌科醫師，她便前往雲林繼續行醫生涯。有趣的是，在工作確定後，竟又收到藥廠和查驗中心的正面回覆。或許命運之神希望她繼續照顧病人，而有了這麼湊巧的安排。

現在的施翔蓉在照顧病患上，比過去更熟稔與自信，新的目標是在「服務、教學、研究」各方面，都交出一定水準的成績單。她坦言這是教學醫院醫師的功課，三項任務有如背負巨石，一不小心就被壓得無法喘息。

她語帶抱歉地說，「因為分配太多時間給病患與學生，在研究的部分沒有辦法做到最好。」但臺大醫院的老師、前輩和同儕都給予她許多的資源與支持，讓她仍能在看病和教學之餘去完成想當科學家的小夢想。

這幾年她也學習在「回應他人的期待」與「過好



■ 施翔蓉發表學術研究，並與其他研究者進行國際交流。（施翔蓉／提供）



■ 施翔蓉與兒子一起製作的甲狀腺教具。（施翔蓉／提供）

自己的生活」之間取得平衡。身為職業婦女，施翔蓉直言家庭經營不易，只能在有限的時間和精力中，盡量拿出最多的關愛給丈夫與孩子。幸好她的孩子和學生一樣，有問題會主動諮詢，讓她在繁忙的醫療戰場外獲得一些寬慰。

最希望學生瞭解自己

最後問到現在的臺大醫科學生與過去有何不同？除了醫學知識外，現在的醫科學生還應該學到什麼事情或觀念？施翔蓉說，過去她因為不是很聰明的學生，讀書有時感到很痛苦，那時候她就想「這麼痛苦到底為了什麼？」這個問題。

「每個人都會有不同的解答從而開展不同人生的方程式。我自己的答案是一路往上念書能夠成為醫生、幫助他人、研究科學等等，這樣面對讀書的苦悶、工作的低潮時就能堅持下去。」她說。

施翔蓉認為，現在的臺大學生比以前靈活，很多人



■ 施翔蓉教導學生使用作業系統。（楊文卿／攝影）



■ 施翔蓉與學生和同事查房討論病情。（施翔蓉／提供）

都開始嘗試非主流的人生安排，念完醫科不當醫生的
人也變多了，她樂見學生「清楚自己要什麼」。最害
怕的就是醫學生沒有釐清成為醫師的目的和責任，只
是盲目地在升等和賺錢中迷失自己。訪談過程中施翔
蓉的手機不斷響起，聽起來有病房的事情、學生的事
情；幾名實習、見習醫生也不斷進出採訪教室找她商
談，連到走廊拍照時護理人員們亦頻繁地前來詢問事
情。而她始終維持一派的從容優雅，耐心地回應所有
人的疑難雜症。當醫院同仁和學生得知這是一場「傑
出教師」採訪，莫不表示實至名歸。

望著攝影鏡頭裡施翔蓉巡視病房、和學生比劃著
病情該如何處理的畫面，當年那個說自己不是天才、
沒想過會當醫生和老師的小女孩，如今就像她記憶中
的那位「物理老師」，不僅是醫學系學生求知的動
力，更是學生們人生道路的指引。